



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西学文库·希腊文明译丛



THE HELLENISTIC WORLD

[英] 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 著

希腊化世界

陈 恒 茹 倩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西学文库·希腊文明译丛

THE HELLENISTIC WORLD

[英] 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 著

希腊化世界

陈 恒 茹 倩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化世界/(英)沃尔班克(Walbank, F. W.)著;
陈恒,茹倩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西学文库. 希腊文明译丛)
书名原文:The Hellenistic World
ISBN 978-7-208-08903-7

I. 希… II. ①沃…②陈…③茹… III. 希腊化时代-研究 IV. 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3152 号

责任编辑 吴书勇
封面装帧 王小阳

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西学文库·希腊文明译丛

希腊化世界

[英]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 著

陈恒茹倩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0 插页 8 字数 254,000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903-7/K·1606

定价 35.00 元

The Center for Hellen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was established in the year of 2000 under the sponsorship of Captain Vassilis C. Constantakopoulos and his family. The Center is the only major academic institute in China for advanced study of all disciplines that concern Hellenic history, cult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rganized and coordinated by the Center, modern and ancient Greek courses are offered to students at Peking University and those from other colleges. More than twenty books, either translated or written by Chinese scholars, have so far been published through financial help given by the Center.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working for their post-graduate degrees in the field of Hellenic Studies may apply for scholarships from the Center and win opportunities to study in Greece.

Hellenic Civilization, a series of five books written by distinguished Greek and other Western scholars is a recent project organized by the Center. The series covers the whole process of Hellenic history from early Greece up to the present, inclusive of the Classical Period, the Hellenistic World, the Byzantine Empire and the modern evolution of Greek society.

On this occasion,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sincere gratitude on behalf of my university to Captain Vassilis C. Constantakopoulos and his family who have been supporting the Center with their generous gifts, and to the members of the Embassy of the Hellenic Republic in Beijing, particularly Ambassador Michael Cambanis, Mrs. Elena Avramidou and Mr. Euthymios Athanasiadis. All of them, and numerous other Greek friends, have been making great efforts in helping us to sustain and expand the activities of the Center.

Professor Peng Xiaoyu, Ph. D.
Director, Center for Hellen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前 言

在写作希腊化世界时,很难在对政治事件的年代处理与对特殊问题的探讨这两者中取得平衡,不管这些特殊问题是只针对特别地区还是与所有区域都相关。在这方面,本书不只是两者妥协的产物。本书重点记录了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初,因为主要的边界线是那时划定的,而希腊化世界的最伟大成就也都属于那一时期。当然我也注意到在后一阶段,也就是从公元前2世纪中期以后,这期间,罗马的势力在东地中海地区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因此罗马方面已在此系列丛书的另一卷中进行探讨。

多萝西·克劳福德(Dorothy Crawford)阅读了我的手稿和修订稿,由于她的严谨,我做了许多修改;同时她的许多宝贵意见也使我受益匪浅,尤其是在写作关于托勒密埃及那一部分时。奥斯温·默里(Oswyn Murray)也阅读了我的手稿,并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对此我十分感激。我也想感谢安东尼·朗(Anthony Long)和杰弗里·劳埃德(Geoffrey Lloyd)已经出版的著作,在我知识欠缺处给予了可靠的指导。另外我还要感谢剑桥大学的菲茨威廉博物馆的钱币部(Coin Department of the Fitzwilliam Museum, Cambridge)为我提供的钱币照片,以及剑桥的古典考古博物馆(Museum of Classical Archaeology, Cambridge)提供的其余照片;我还要特别感谢斯诺德格拉斯(Snodgrass)教授,沃克(T. Volk)先生和琼斯(E. E. Jones)先生。阿伊·哈努姆(Ai Kha-

num)的铭文相片是在代表巴黎法兰西学会金石和纯文学研究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的杜彭-索玛(A. Dupont-Sommer)教授允许下复制的;我也想对他致以诚挚的感谢。最后我要向海伦·弗雷泽(Helen Fraser)小姐和丰塔纳平装书出版社(Fontana Paperbacks)的全体员工,尤其是林·布鲁沃斯(Lynn Blowers)小姐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帮助我出版了这本书。

希望查阅本书中引用的原始资料的读者可参考我在书末提供的列表,其中写明了众多术语的出处,以及根据章节整理的深入阅读材料,主要是英文图书和文章。我大胆使用了一些其他语言的术语,主要是法语,因为实在无法找到相对应的满意的英文词汇。此外,除非特别注明,所有日期都指公元前。

剑桥大学

1980年1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导论:材料	1
第二章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 336—前 323 年)	16
第三章 诸王朝的形成(公元前 323—前 276 年)	32
第四章 希腊化世界:同质的文化吗?	46
第五章 马其顿和希腊	64
第六章 托勒密埃及	86
第七章 塞琉古王朝和东方	111
第八章 城市内部的接触和联邦国家	132
第九章 社会和经济趋势	151
第十章 文化发展:哲学、科学和技术	168
第十一章 希腊化世界前沿:地理研究	190
第十二章 宗教发展	202
第十三章 罗马的降临	222
大事年表	247
地图	252

缩略词..... 256

进一步读物和书目..... 260

材料索引..... 275

总索引..... 283

译后记..... 300

第一章 导论：材料



一个多世纪以前——从公元前 480 年到公元前 360 年——希腊的 13
城邦仅对抗他们的竞争者和敌对者，而未受到外部严重的挑战。但从公元前 359 年以后，马其顿的腓力二世势力逐步扩大，给希腊半岛投下了阴影。公元前 338 年，在比奥提亚(Boeotia)的喀罗尼亚(Chaeronea)，腓力决定性地击败了底比斯和雅典的军队，并通过在科林斯新组建的议会对大多数城邦维持和平以及执行其政策。但是腓力已开始关注波斯这个爱琴海另一边的强大的大陆势力。60 年前波斯的弱点被显著地揭露了出来，当时，一群希腊雇佣军受雇于一位失败的反叛王子，在雅典人色诺芬的带领下穿越美索不达米亚来到特拉勃森(Trebizond)海域(公元前 400/399 年)。波里比阿后来写道：

任何人都能很容易看出波斯战争的真正原因和溯源。首要原因就是色诺芬领导下的希腊人从上总督辖地的撤退，尽管这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国家，没有一个蛮族人敢于正视他们，但他们还是横跨了整个亚洲。(iii, 6, 10)

受此鼓舞,也受斯巴达国王埃该斯劳斯(Agesilaus)不久之后在小亚细亚发起的战役的振奋,腓力计划侵入位于小亚细亚的摇摇欲坠的波斯领土,以寻找财富和新领地——尽管他以公元前5世纪初波斯人侵略希腊时对希腊所犯下的罪行作为借口。腓力生前并没有实行这一计划。在公元前336年,他被暗杀,而这个对波斯的侵略计划只能留给他¹⁴ 的儿子亚历山大去完成了。

亚历山大执政仅13年,但在这13年中他完全改变了整个希腊世界的面貌。在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的那伟大的殖民时代,西班牙海岸、亚得里亚沿海陆地、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非洲北部和黑海岸都被希腊海军殖民者所占领。这次新的扩张有着不同的进攻次序。他的军队首先经过陆地——最初仅50 000人——亚历山大跨越了小亚细亚和巴勒斯坦到达埃及,然后又从埃及来到美索不达米亚,随后向东穿越波斯和中亚来到现今撒马尔罕(Samarkand)、巴尔克(Balkh)和喀布尔(Kabul)所在地;至此,他穿过了旁遮普(Punjab),在打败印度国王波鲁斯(Porus)后,带领他的军队部分从陆地、部分从海上返回到巴比伦,最终在那里去世。

亚历山大留给继承者这样一个疆域广阔的帝国,这在希腊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事实上是在希腊与马其顿共同统治下的旧波斯帝国构成了一个剧场,在这其中上演了其后的300年希腊历史上的种种事件。在亚历山大死后的70余年间,希腊人向南部和东部蜂拥,来到新的殖民地或加入雇佣军,以期获得财富,同时他们也发现自己不再拘泥于城邦传统之中,而与不同种族和民族的当地人生活在多种多样的环境中。“希腊化的”(hellenistic)这一个术语起源于一个希腊词汇,其含义是“说希腊语”,这一术语常用于描述在这个新世界里希腊语事实上已成为了通用语。它所表达的涵义并非意味着希腊文化的削弱,而是希腊文化向非希腊人的扩张,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撞击的意味。当然在希腊和爱琴海,仍存在着像罗德岛这样强大的城邦,而希腊本土和马其顿的城市间的关系有时虽紧张,但文化的差异并没有使两者关系复杂化。

然而，在亚历山大继承者在埃及和亚洲所建的王国中，无论在军队或政府机构中，希腊人和马其顿人都对埃及人、波斯人、巴比伦人和安纳托利亚的其他民族占统治地位。因此这种关系令人不安也远非稳定。从最初就出现了紧张的局势，但随着希腊人不再蜂拥而至，希腊人和蛮族人之间相对的关系正在许多方面逐渐发生变化。这种发展模式因王国而异。希腊人影响蛮族人，蛮族人影响希腊人。正是这种文化之间的冲撞与融合构成了这一时期重要内容之一。 15

公元前3世纪后期以后，希腊化世界崛起了一个新的势力，罗马共和国。罗马推翻了一个又一个希腊化王朝，这在本系列的另一卷丛书[迈克尔·克劳福德：《罗马共和国》(Michael Crawford, *The Roman Republic*)]中详细讨论了，在此不再赘述，但在公元前3世纪的前半个世纪这一过程的累积效应在第十三章中有所涉及。本书的重点并非希腊化王朝本身，而是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欧洲和亚洲的希腊城市之间的关系。我们关注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在亚历山大里亚和帕迦马建立的新中心的文化发展，新世界边境的扩张(和缩小)，科学成就以及其各民族的宗教体验上。

二

关于这一时期的材料是参差不齐的。亚历山大本身的事业也带给我们一个特殊的材料问题。关于他的远征现存最重要的记载是由阿里安写成的，他来自于小亚细亚的比提尼亚(Bithynia)，是一位说希腊语的罗马元老院议员，一位在公元2世纪十分活跃的人物。阿里安用以下文字作为他的《亚历山大远征记》的开头，这一题目与色诺芬的《远征记》遥相呼应：

当拉古斯(Lagus)的儿子托勒密与阿里斯托布鲁斯(Aritobulus)的儿子阿里斯托布鲁斯对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的记述一致 16

时,我将其作为完全真实的内容;而当两者不一致时,我选择了在我看来可能性更大,且更值得叙述的版本。(Arrian, *Anabasis*, i, praef. 1)

(我们注意到“可能性更大”和“更值得叙述”是并非一致的两个概念)托勒密,亚历山大的一个将军,以后成为了埃及的国王;他的《历史》(*History*)很有可能是多年后在埃及根据亚历山大的官方日志(*Journal*)写成的,因此阿里安将其大部分作为可靠的史料是正确之举。阿里斯托布鲁斯同样也参加了远征,很有可能是军队中的一位工兵。与托勒密不同,他是一位希腊人,而非马其顿人,而且在亚历山大去世 20 年后才记述历史。还有另一些亲眼目睹远征的人写下的记述。其中一位是官方史学家卡里斯梯尼(Callisthenes),他是亚历山大的导师、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侄子,但他的记述很早就缺失了,因为他在公元前 327 年因叛国罪而被处决。另一位是克里特人尼亚库斯(Nearchus),他跟随皇家舰队从印度河航行到了苏萨(Susa),而写成了关于印度的记载和自己航程的记录(阿里安使用了这个部分);此后他在亚历山大继承者的战争中作战。尼亚库斯的副官奥奈斯克里图斯(Onesicritus),他是亚历山大在杰赫勒姆(Jhelum)航程中的舵手(Arrian, *Indica*, 18, 1),他也留下了一份记载,但现存的部分让人很难评价其特点,而且也没有很大的影响力。最后还要提一下亚历山大里亚人克莱塔库斯(Cleitarchus),尽管他很有可能不是远征的成员,但他至少写作了 12 卷关于亚历山大历史的书籍,为缺失的材料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记载。克莱塔库斯,托勒密和阿里斯托布鲁斯有可能(但不肯定是这样)以这一次序完成了他们的作品。三者中,克莱塔库斯是最受欢迎的,尤其在罗马帝国早期,虽然有像阿里安这样著名的作家批评他的(并未实际点名)记载中有许多不准确之处(Arrian, *Anabasis*, vi, 11, 8)。克莱塔库斯记载

17 的历史间接为《亚历山大传奇》提供了一点素材,《亚历山大传奇》从公元 2 世纪到中世纪发展成连续的版本,最终演变成 30 多种文字的版

本——使亚历山大直接的继承者和后代对其事业和个性的印象留下了惊人的证明。

所有这些原始的记载都遗落了,而我们对这些记载的了解只能凭借那些后来的作者,他们引用了原始记载,也因此间接替代了那些原始记载。除了阿里安以外,其中一位更重要的作家是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Diodorus Siculis),这位希腊人在公元前1世纪末写作了一部世界史。他是继阿里斯托布鲁斯和克莱塔库斯、昆图斯·克提戊斯(Quintus Curtius,其生活年代和材料来源均不确定)和尤斯丁(Justinus)以后为亚历山大写作历史的人,他的作品归纳了两个人的作品,一位是来自著作已经失落了的奥古斯都时代的史学家、高卢人庞培·特罗古斯(Trogus Pompeius),另一位是公元2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和传记家,来自克罗尼亚(chaeonea)的普卢塔克的《亚历山大生平》(与恺撒平行的传记),其中至少引用了24个权威——尽管我们不能确定其中多少是他第一手得到的材料。直到普卢塔克时代,大量关于亚历山大的材料可见于修辞学家、古物家和闲话家笔下,他们中的许多现今也只剩名字而已。这些材料中的大部分价值微小。

因此关于亚历山大事业这一问题的文献资料并不缺乏。问题在于如何判断这些作家获得信息的来源,评价他们的价值和容忍他们或拥护或反对这位英雄的种种偏见。在亚历山大死后的一段时期——本来意义上的希腊化时代——史学家们面临迥然不同的境遇。直到公元前246年后,我们开始使用波里比阿的材料,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仍依赖于二手材料,但这些二手材料与那些在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被几个将军瓜分,作家们投靠于某一方而写出的材料是不同的。关于新政权的最初五十年历史,我们最好的传统能追溯到卡里亚的希罗尼姆斯(Hieronimus of Cardia)这位伟大的史学家,他最初效力于他的本国人攸美尼斯(Eumenes),亚历山大的秘书,他为国王的合法继承者忠诚地进行战斗。而攸美尼斯于公元前316年死后,他为安提柯一世(Antigonus I),他的儿子狄米特里戊斯一世(Demetrius I)以及他的孙子安提柯·

- 18 贡纳图斯(Antigonus Gonatas)而战(参阅第 36—45 页)。希罗尼姆斯对继承者战争的记载已遗落,但其至少记叙到了公元前 272 年伊庇鲁斯的皮洛士(Pyrrhus of Epirus)去世,而且阿里安在他的作品《亚历山大身后事件》(*Events after Alexander*)中也参考了他的记载,狄奥多鲁斯也间接引用了他的记载(第 18—20 卷),同样普卢塔克也在几段《传记》(攸美尼斯、皮洛士和狄米特里戊斯的传记)中使用了这一记载。令人遗憾的是,狄奥多鲁斯在 21 卷以后的作品仅存片断,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在公元 10 世纪拜占庭国王康斯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命令下对摘录所进行的收集。

另一位作者是非拉库斯(Phylarchus),他的著作也遗失了,他的 28 卷著作记录了公元前 272 年至公元前 219 年间的历史,根据波里比阿[因非拉库斯支持阿卡亚的敌人,斯巴达的克里奥门尼(Cleomenes of Sparta),所以波里比阿对他持有偏见],他认为非拉库斯写作时带有太强烈的感情色彩。波里比阿对他记载的公元前 223 年阿卡亚洗劫曼提尼亚(Mantineia)进行了严厉的攻击:

为急切激起读者的同情,吸引读者的注意,非拉库斯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妇女头发散乱,袒胸露乳地依偎着,或是大批男女和他们的孩子以及年老的父母恸哭悲叹,因为他们被拉去充当奴隶。(ii, 56, 7)

非拉库斯这一写作方法并非其独有,而是代表了一种充分体现在希腊化历史编纂中的写作风格。一位著名的先驱者就是萨摩斯的丢里斯(Duris of Samos),他是提奥弗拉斯图斯(Theophrastus)的学生,著有《历史》,记载公元前 3 世纪早期的历史,处理了直到公元前 280 年有关马其顿和希腊的事件[也包括叙拉古的阿噶色克勒斯(Agathocles of Syracuse)的历史]。另一位公元前 3 世纪的作者是麦加斯提尼(Megasthenes),他作为安条克一世(Antiochus I)的大使访问了华氏城

(Pataliputra),并写了一本关于他旅程的书,被以后的作者引用。西西里岛的历史学家,来自陶洛米尼乌姆(Tauromenium,今 Taormina)的提迈欧(Timaeus)在雅典被流放了 50 多年,他被波里比阿严厉地批评为纸上谈兵的史学家,从不愿费神去访问他写作的地方或获取基本的政治素材。也许对提迈欧而言,他最具创新之处在于采用了“奥林匹亚纪年”(Olympiad years),为史学家的写作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便捷,纪年从公元前 776 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建立开始,所有希腊世界(和以后的罗马世界)的事件都适合这一框架。因此波里比阿本人也宣称(i, 3, 1)“我建议开始叙述的年代是第 140 奥林匹亚年”(公元前 220—前 216 年),而在告知读者他将从“罗马人从意大利跨越海洋的这一第一个事件”(公元前 264 年)开始他的书籍介绍后(i, 5, 1),他继续解释这是紧跟提迈欧写作的历史的结尾,这从第 129 奥林匹亚年(前 264—前 260 年)开始叙述。在当时的希腊史学家中,从前人写作的历史的结束之处开始他们的历史是一种普遍的做法。

波里比阿本人是公元前 264 年至公元前 146 年间最重要的材料来源。他对罗马特别关注,而他的目的是去解释“罗马人用何种方式,在何种机制下在不到 53 年中成功使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臣服于其统治”(i, 1, 5)。但波里比阿本人是来自麦加洛波里斯(Megalopolis)的阿卡亚人,麦加洛波里斯是阿卡亚联盟(Achaean Confederation)的成员(参阅第 145 页以下)。他描述了这一联盟的成长,和许多与罗马并不直接相关的希腊事件,比如叙利亚的安条克三世和埃及的托勒密四世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于公元前 217 年在拉菲亚(Raphia)以前者的失败告终。遗憾的是仅仅前五卷书得以完整保留;而其余的 35 卷仅存片断。波里比阿是一位理智的、公正的作者(尽管未完全脱离偏见)。若没有他的书,我们会多么贫乏。“他的书”,德国历史学家蒙森(Mommsen)写道:“如同照耀在罗马历史领域的太阳,展卷之处,困惑……得以解除,而书籍结束之处,或许一个更令人烦恼的含糊不清的问题又出现了。”总体上它们对希腊化世界的研究者有着特别重要的价值。阿帕米

20 亚的波塞冬尼戊斯(Poseidonius of Apamea),在罗德岛生活了许多年(从那里访问了罗马),他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历史》(仅存片断)开始于波里比阿结束之处。他的作品涵盖了从公元前146年到苏拉(公元前78年去世)时代希腊东部和地中海西部,以后又被罗马史学家萨卢斯特(Sallust)、恺撒、塔西佗和普卢塔克引用。波塞冬尼戊斯给予我们极丰富的信息,尤其是关于西部的,从某些方面看,他成了罗马帝国的发言人。

对于一系列连续事件的记叙——并不是在所有地区或希腊化时代的各个时期都可以获得这些材料的——史学家就必须转向二手作者,其中包括(写作关于亚历山大的)狄奥多鲁斯、阿里安和普卢塔克,以及阿匹安(Appian),一位亚历山大城的希腊人,他在公元2世纪写作了一部罗马史,分别追溯了不同民族融入罗马帝国时的历史。和狄奥多鲁斯一样,阿匹安也大量使用了波里比阿的材料,尽管绝非排他性也并非一直将其作为第一手资料。在拉丁作家中,我们拥有尤斯丁(Justinus)对所谓高卢人庞培·特罗古斯(Trogus Pompeius)的《腓力史》(*Philippic Histories*)的摘要(这一“通”史题目体现了他的方法独立于罗马的爱国传统),而更重要的是李维,他有幸使用了波里比阿作为主要材料写作东部事件。但李维的历史是在奥古斯都时期写成的,本身就以残篇形式留存,仅存卷1到卷10,以及卷21到45,记叙到公元前168年和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结束(公元前172—前168年)。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也是在奥古斯都时期写作的,波桑尼阿斯(Pausanias)在2世纪中期完成了他的希腊道里志(Periegesis),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和地形学信息,至于犹太历史,旧约圣经中的几卷和新约外传(Apocrypha)[特别是马加比书(Maccabees)]中的几卷是与这一时期相关的,就像约瑟夫斯(Josephus)于弗拉维王朝时期(公元69—96年)在罗马写下了他的《犹太古史》(参阅第216页以下)。之后的攸西比戊斯(Eusebius,约公元260—340年),卡萨里亚(Caesarea)主教,编写了通史的年代记,这对年代学尤为重要。该书被译成拉丁语,并由圣杰罗姆(St.

Jerome)加以扩充。

对残篇材料的快速回顾——这呈现出许多准确性和可靠性的问题——也应包括对赫拉克里亚·潘提卡的门农(Memnon of Heraclea Pontica)的回顾,他可能在公元1世纪记叙了他母邦的重要历史;波利亚努斯(Polyaenus),他的著作关于军事策略,写于一个世纪以后。得益于此,及其他一些次要的材料,尽管存在视野不公正,引用还时常脱离背景的事件,但我们还是有可能写成构成希腊化时代的三百多年中的某些部分的历史。幸运的是其他来源的历史证据可以补充这些,确实,这些历史证据本身也产生了自己的问题,但也使我们得以以更直接和通常非文献证据为对照来检验文献史家所写的内容。正是由于此类证据数量持续增长,这一阶段的历史(和古代的其他时期)在细节上不断被改造,随着新信息的获得也修正了当前的假设。 21

三

这种新的材料大体可分三类。第一类包括石头上和大理石上的铭文。古典世界中的人们热衷于在此类耐久材料上雕刻信息。在我们关注的那段时期,包括亚历山大执政时期,大多数此类铭文是希腊文字,但在埃及,我们还发现以象形文字和世俗体文字形式存在的埃及铭文。现今保存于大英博物馆的著名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是一块黑色的玄武岩,上面铭刻着由孟斐斯祭司委员会在公元前196年3月27日传达的饬令,列举了托勒密五世·埃皮番尼斯的功绩,和他们想要对他表达的敬意(OGIS, 90)。希腊文本后紧跟着埃及译文,由象形文字和世俗文字记录,这使得法国学者商博良从1820年开始了译解埃及象形文字的漫长道路。还有一些拉丁铭文,但关于罗马与希腊关系的大多数文献都来自希腊或是用希腊文写的。它们被便利地集中在史瑞克(R. S. Sherck)整理的《来自希腊东部的罗马文献》(*Roman Documents from the Greek East*)一书中。另外还有一些来自同巴比伦王国与塞琉 22